

弘道館記述義

上

□ 13  
3172  
1



留  
1181  
1-2

慶應丙寅新鐫

弘道館記述義

光霽樓珍藏

3172  
1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臣藤田彪謹述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

臣彪謹案。上古世質人朴。未有書契。所謂道者亦實然靡聞焉。然則道固不原於上古乎。曰奚其然。當時特無其名耳。乃若其實。則未始不原於天神焉。何以言之。夫父子君臣夫婦。人道之最大者。上古父子君臣夫婦之分。嚴乎一定。猶天尊而地卑焉。上令下從。男唱女和。亦猶天施而地生而



引道會言文義  
萬物各遂其性焉。神代雖邈矣。古典所載彰明較著。不復容疑。所謂其實則原於天神者。不其然乎。蓋道猶大路。人人遵大路而行。率由踐履。莫非斯路。則孰復知路之爲路。其路維一。無有他岐。則亦安命路以名之爲自天地以來斯道之外。不復有道。君臣上下。熙熙皞皞。遵之行之。絕無異端邪說間之。則斯道之無名不亦宜乎。及百濟貢吉師。始有儒教。然儒之爲教。尤重五典。所謂親義別序信者。皆我所固有。特資彼文物以推弘之。施諸我父子君臣。用諸我夫婦長幼朋友。則斯道純

一者自若也。至於佛法西來。則不然。其爲教先奉其三寶者。曰佛曰法曰僧。皆蠻夷之物。非神州

所固有。於是斯道不得不設名以分於彼。理勢然

也。故或稱神道。書紀用明紀神或稱古道。皇道字面始見於此

紀或稱上古聖王之迹。孝德紀皆所以分於異邦

之教。後之談古者。不知徵於其實。而徒求於其名。

名不可見。則曰。上世未嘗有道。特不知道之純一

乃所以無名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有天

地。則有天地之道。有人。則有人之道。天神生

民之本。天地萬物之始。然則生民之道。原於天地

而本於天神也亦明矣。我公夙潛心於古典。其於道之原本。默識意會。乃一筆斷之曰。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嗚呼亦至矣。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

臣彪謹案。天神地祇見於古史。列於祀典者。不可勝數。而我公槩以神聖二字。蓋亦有說焉。請竊論之。天地之初。神聖挺生。其先後次序。猶難得而詳也。舍人親王撰書紀。以國常立尊爲始生之神。天神相踵。而以至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稱曰七代。而又揭諸說於其下。互有詳略異同。先是太安麻呂撰古事記。其七代與書紀正文大同小異。而有特稱別天神者。以天御中主神爲始生之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等四神次之。舉之於七代之前。於是後之言古者。或據書紀。或從古事記。或混兩說。以天御中主國常立爲同體異名之神。其先後同異之辨。猶且如此。乃至其功德事迹。則諸說紛紜。牽強附會。無所不至焉。夫上古之事。年代悠遠。固不可執一而論。書紀於神代。必皆舉諸說。

以存異同。則在親王之時。既難得詳也。親王嚴密  
 慎重。不敢輕決。而後人生於千百載之下。穿鑿臆  
 斷。欲以取信。抑亦惑矣。昔者孔子信而好古。然其  
 所祖述。止於堯舜。言或及包犧。則必曰。蓋者慎之  
 至也。至於後世。老莊之流。或假軒轅許行之徒。或  
 託神農以逞其私說。孔子用心之遠。於是可知也。  
 伏以赫赫神祇。固非夫西土牛首蛇身者之比。  
 且皇統之所自出。神器之所由傳。凡神州  
 之民。不可不詳其淵源。然以今測古。明張皇幽眇。  
 則其弊不涉荒唐不經者。殆希。故我義公之脩

史始於 大 橿原朝。揭神代大要於卷首。以明

皇統之所本。蓋亦欲矯夫牽強附會之弊也。世間

傳大日本史紀傳頗有脫誤宜以本藩所刻印本

為正抑紀傳始於 橿原朝然神祇氏族職官兵

刑之類凡原於太古者悉取諸志類則今 公論

神代事實亦自見於其中可謂盡矣

述道之大原。欲悉舉神祇以辯異同。則非斯記

之所能盡。僅揭其一二。則恐有挂漏之失。於是不

委曲詳說。唯舉其立極垂統之迹。昭然明白者。而

歸諸上古。不神聖之功化。其所以繼述其義公  
 之志。斟酌洙泗之流者。於是乎在矣。天賦以

大臣彪謹案。天神之盛德大業。載在古典者。大抵神異不測。固難以常理論。然蓋皆天地以來相傳之說。決不容疑。亦不可附會依託。以淆真也。中世以降。信古不篤。妄以私智測神代。以為古典所載。非皆實有其事。因以寓言解之。其所附會。非陰陽五行之術。則荒唐不經。虛無寂滅之說。動稱秘訣。掩其淺陋。遂使神聖經綸之迹。與夔辭隱語同類。可勝慨哉。近世有古學者流。能辨其失。彼此考證。參互錯綜。以釋千載之惑。其有功於典籍也。亦大矣。然至於其弊。則其論說鴻荒。猶身處

其世目視其事。引險推類。喋喋辯析。欲以屈向之。疑古典者。噫。是亦以私智測神代也。無乃矯枉

過直乎。

始唱古學者。猶頗有闕疑之意。然既粗開。承誕之端。至其徒。則出入老莊。知質而不

知文。甚則陰挾西洋之學。以論述。齋部廣成曰。上神代。其無忌憚已甚。可不慎哉。

古之事。說似盤古。疑冰之意。取信實難。然國家

神物靈蹤。今皆見存。不可謂虛。源親房曰。伊

弌諾尊。伊弌册尊。生大八洲及山海草木。而其物

皆有神名。豈神先降而生其物歟。抑物先成而神

依之歟。神代之事。固不易測也。有味乎其言之。

昔者子思作中庸。至於論其極致。則曰。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公假斯語以讚神聖經綸之迹。其信古固邁廣成而其卓識亦不在親房之下也。讀者徒視以為形容功化之辭則不可也。抑亦穿鑿臆度謂天地何如而剖判萬物何如而生育則又恐非公之意也。

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

臣彪謹案。

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華明彩照

徹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乃敢竊就古典論其一端曰。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蓋起於天祖矣。

書紀古事記皆載天祖新嘗及製神

衣之事但古史太簡不能知其奉何神供何神後人因為附會之說一切不足據信也何以徵之。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手持寶

鏡授之。因祝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殿共牀以為齋鏡照照明訓實聖子神孫所遵奉而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豈復有踰於是者邪。夫有父母然後有子孫則子孫之於父祖生也事之也祭之固自然之道而子子孫孫歷世相承雖至於千萬年乎其所以本於始祖者自若則其追遠報本之義雖亦至於千萬年乎不可以忽也。海外諸邦文物尤備者莫西土若焉西土之教亦

一以孝為本。自厥國王以達於庶人。但若國王則又有所謂敬天事上帝者。神州祭祀之道。遠起於神代。而云天云上帝者。上古蔑聞。蓋亦有以也。中世以降。專倣異邦之制。遂有祀上帝之禮。恐似失古意。其他下文所謂捨此從彼者。不違枚舉可恭。惟天祖上同體於天日。下留為深慨。靈於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天祖精靈之所在。歷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義。兼存焉。固非彼異邦之主求皇天上帝於蒼蒼漠漠之中者之比也。嗚呼。聖子神孫。克紹其明德。公卿士庶皆體其鴻恩。維孝維敬。以

推廣威靈。則豈啻大八洲之民。浴無疆之化而已。絕海遠洋之外。蠻夷戎狄之鄉。亦將無不慕我德。輝仰我餘光者。豈不盛哉。寶祚以之無窮。

臣彪謹案。天祖之垂統。天孫之建基。事

皆屬神代。其在位及年壽之數。今不可得詳然

其歲月蓋悠久矣。神武天皇壽一百三十七歲。而皇祖火遠理尊壽五百八十歲。

蓋世愈古則壽愈長。然其詳今不可考。正史紀年始於神武天

皇辛酉元年。自辛酉至今。又二千五百有餘歲。通神代筭之。不知凡幾千萬年也。歷世之久。雖時有



汚隆而天皇之尊萬世自若猶太陽之懸於天。草野卑賤之臣。又何敢論焉。然幸生於神明之域。世浴於煦育之恩。則亦豈可不知其所原本乎。初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神器次序書紀古事記皆同而古語拾遺曰即以八咫鏡及草薙劍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矛玉自從又自註於天璽下曰所謂神璽之劍鏡是也。神祇令曰凡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之鏡劍據之則似以鏡劍為神璽而玉不與者於是說者或就神器論其輕重其言非無謂而三者之名所由來尚矣。書紀古事記共合則其先後輕重非所輒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議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

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案書紀皇孫之降臨似其策皆出於高皇產靈尊而天祖不與者。高皇產靈尊古事記所謂別天神之一其嚴固非群神之比。則當時大議宜必參焉。然云一皆出於其意。則不能無疑。且書紀一說及古事記則皇孫之降臨皆出於天祖意而思兼神竭其高皇產靈尊每參其議也。故今從之。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太玉命掌祭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案書紀有經津主命先武雷神受征討之詔。迺世講古學者以為書紀蓋謬傳武雷神天忍日命天事迹而為二神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天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天業。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美古登。須明良

之為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為言尊稱也。蓋猶統御  
 宇內之至尊云爾。又稱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  
 阿麻都斐者天日也。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  
 日神之胤然後可繼皇緒也。及後世有文字訓  
 古登又訓踐祚及騰極以斐都岐皆取其義耳  
 但若以阿麻都斐都岐為天日嗣訓義共通上  
 世設名義其不苟如此嗚呼孰謂書契以前未嘗有道耶爾來天日之嗣  
 世奉神器以君臨萬姓群神之胤亦皆世其職  
 以翊戴皇室。此蓋神州建基之大端也。嗚呼  
 天祖天孫所以垂統創業。巍巍乎其大笑。乃  
 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豈偶然乎哉。

國體以之尊嚴

臣彪謹案赫赫大八洲。基於礮馭盧鳴。礮馭盧  
 之島。實成於天瓊矛。國威之所由來遠矣。嘉穀  
 豐饒。於是有千五百秋瑞穗之稱。武備充足。於是  
 有細戈千足之名。細戈千足奮說皆為戈矛充足  
 之義近世古學者流或謂千足  
 者富足之約語細戈者富足之冠辭非有關於武  
 備也今案後紀人名有五百足者由是考之千足  
 五百足皆古言而謂物之充足也如以千為富之  
 約語則不知五百足者何等約語且稱大已貴命  
 曰八千矛神者非取其威武則亦取於兵備充  
 足可與細戈千足之義相發也故今從舊說而述  
 焉至若曰浦安國曰玉垣內國曰礮輪上秀真國  
 未始不由土壤靈秀風氣淳美之故也。案瑞穗國  
 者中國之

總稱其他或指今大和後世遂通用之於總稱猶訓日本為夜麻登皇都之稱與國號相通理固

也。然日本之大號起於中世。而其所由來蓋亦尚矣。何以知之。維昔天孫降臨下土也。相朝敷

夕暉之所照耀。以為此地甚佳。乃始營皇居。

景行帝幸于湯縣也。以為是國直向日所出。因命

之曰日向。成務帝定國郡也。東西為日縱。南

北為日橫。神皇愛純陽光明之域。既已如此。且

夫以天日經緯國郡。而我處其根本。凡四夷百

蠻皆仰我末光。則日本之大號實胚胎於此矣。

案本也者對末之稱當時夷蠻朝貢者猶少故未建國號及撫三韓通西土或稱東天皇或稱

日出處天子遂建日本之號以辨內外夫日出本末之分亦唯舉往時胚胎者而發之耳

之鄉陽氣所發。地靈人傑。食饒兵足。上之人以好

生愛民為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為心。至於其勇

武則皆根諸天性。此國體之所以尊嚴也。抑所

謂勇武者。非惟勁悍猛烈以逞其威。蓋亦必發於

忠愛之誠。請論其略。素戔嗚尊斬蛇獲劍。以為是

神劍。也不可敢私。大己貴神獻其平國之矛曰。

天孫若以此治國。必當平安。方是時素戔嗚尊獲

罪於天祖。大己貴命將避國於天孫。而

不啻不怨朝廷。乃獻其寶器以輸奉上之誠。其

忠愛之厚何如也。若夫五瀨命。臨薨慷慨撫劍以  
逆虜未滅爲憾。日本武尊。疾篤寓懷於雄刀發情  
於歌詞。其感憤悲壯。從容爛雅。又復何如也。及至  
後世。士猶重廉恥。卑怯懦。以汙名辱先爲戒。忠義  
孝烈不乏其人。丹心血誠。誓天日貫金石。而其跡  
不迫。流風如馨。餘情可掬者。皆上世遺俗所使然。  
要之自有一種藹然氣象。非海外異邦所企及者。  
蓋國體不得獨尊。嚴必有資於天地正大之氣。  
天地之氣不得獨正大。亦必有參於仁厚義勇之  
風。然則風俗之淳漓。國體之汙隆繫焉。在上君

子豈可弗留心哉。

蒼生以之安寧。

臣彪謹案。民之爲道也。憂莫切於饑寒。不則天祖  
始開種穀養蠶之道。民於是乎衣食焉。患莫甚於  
疾病災害。大已貴命少名彥命。始定療病厭災之  
方。民於是乎全活焉。居莫安於宮室。哀莫慘於死  
喪。素羹鳴尊五十猛命。殖山林足材木。民於是乎  
養其生。而慎其終焉。有太占以下其吉凶。有盟神  
探湯以決其嫌疑。有稷秬以除其不祥。有歌詠以  
達其情思。若統其氏族則有伴造。其任治教則有

國造縣主稻置之屬藏兵器於神祠所以備不虞

戒非常崇神帝二十七年納弓矢於諸社三十

其故以為石桓武帝延曆中遷都於山城葛野既而朝

議以爲石上去都差遠可慎非常乃遷石上社器

伏於葛野田是觀之崇神帝之藏兵器於神祠

其備不虞也明矣因竊案兵器散在民間適足以

生禍是故無事則藏諸神庫及有事奉其兵伏以

臨敵則神靈所寓可以大張我軍威其所以謀慮

可謂深遠日本武尊之征東夷拜伊勢神宮

奉其神劍而出蓋亦此意然史無明文敢書鄙見

以備置屯倉於各所所以足糧食賑凶荒其他禮

神祇禳疾疫開池溝築堤防之類無一不出於恤

民厚生之誠者此神皇發政施仁之大略也

是以天下人安四海無虞年穀豐饒家給人足所

謂蒼生以之安寧者豈不信然乎上古指人民曰

於保美多訶良於保者大也美者御也多訶良者

寶也其所以重生靈可謂至矣夫農者天下之本

本固則邦安國家之寶孰大焉然則天下人牧欲

安其民者苟無失其所以爲太寶之意則蓋庶乎

不違神皇之道矣案周易云聖人之大寶曰

有以民爲寶者但孟軻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

民政事者適暗合而土地所以養人政事所以理

民未如神皇專指人民

爲太寶之得其根本也

蠻夷戎狄以之率服

臣彪謹案素衰鳴尊之獲罪於天祖也與其

子五十猛命降臨於海外。

書紀云到於新羅國又云韓地蓋追稱之辭

少名彥命亦適於常世國。

案古稱常世其義不一而其云常世國者多指

海外絕遠之地

則鴻荒之時明神威靈蓋既被於異邦然

載籍簡古其詳不可得言也。

近時古學者流為之說曰外國諸蕃蓋皆

少名彥神之所經營又有廣其說者曰西土草昧

之世有大乙少昊大乙即大已貴神而少昊即少

名彥神其意蓋皆欲尊大

皇朝而不自崇

神帝崇重神祇經綸天業於是任那國遣蘇那

喝叱知朝貢外夷向化見於史者蓋是為始。

垂仁景行二帝相踵撻伐不服奮其威武

仲哀帝親征熊襲中道而崩神功皇后因神

祇之教奉

帝之遺意。

案書紀仲哀帝西征

新羅則熊襲亦自服矣帝疑焉便登嶽遙望曰

併不信海外有國也然先是外夷朝貢及投化者

眼界論有無者真兒童之見以新羅使朝貢合有

斯語耶且丁卯歲百濟遣使與新羅使朝貢皇

太后太子曰先帝所欲國人今來朝痛哉不及

見也群臣皆為掩涕據此則征韓之役出於帝

之遺志也明矣蓋書紀所載前後矛盾說頗涉

後說可乎哉此實大決意遠征神兵所向虜酋

義所關係故敢辯焉 懾伏三韓稱藩而朝貢當是際國威赫赫日隆

一日若新羅國王子若秦主嬴政之裔萬里航

不絕視諸蕃猶外府。豈不盛哉。

記文自上古聖立極垂統至蠻夷戎狄以之率服皆言未有儒教之時故臣亦專就應神帝以上述其大畧不敢說及中世云

蓋蒼生安寧。是以寶祚無窮。寶祚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蠻夷戎狄率服。四者循環如一。各相須濟美。而其所以然者。未始不在斯道之所致也。其為道光明正大。固不易一二數。然嘗竊瞻仰神皇經綸之迹。以後世之名述之。則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愛民。曰尚武。古史雖簡。而其大體彰明較著。不可誣也。夫赫赫之威莫盛於天日。煦育之恩亦莫大於太陽。恩者仁之施

也。威者義之發也。天皇既承天日之嗣。撫育蒼生。又據太陽之所出。君臨萬方。恩威兼施。仁厚勇武。並行而不相悖者。蓋神皇立極之大體。而神州之所以冠絕宇內者。其亦在斯歟。

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臣彪謹案神代尚矣。神武帝以還。十有四世。九百有餘年。其間未有書契。其有之則實始於應神帝云。當神代之時。三韓稱藩朝貢。阿直岐之來自百濟也。菟道皇子師之習經典。神代特

道宣記述卷一

遣使徵賢人於百濟。於是王仁及辰孫王隨使入朝。辰孫王先是百濟帝嘉之以為皇子之師。辰孫王先是百濟貢縫衣女。王仁等之來。又貢冶王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香等方。是時天下人安。四海肅靜。無有一物不得其所者。自常情而觀之。則尚何外求之為。獨聖主之心則不然也。衣食既饒。兵甲既足。而更召織縫釀冶之工於海外。厚生利用之政。於是乎益廣矣。風俗既美。綱紀既張。而更求文獻於異域。正德之教於是乎大備矣。苟非光明正大視宇內為一家者。則其孰能與此。厥後天列聖相

承崇尚儒教。以培養斯道者。蓋皆本於帝之美意也。昔者孟軻述虞舜之德曰。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嗚呼神州之興。西土絕海殊域。帝之於虞舜隔世異代。而其取於人為善之美。若合符節。抑亦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其斯之謂歟。帝之廟祀往往遍於海內。而世徒稱贊其武德。不知其大有功於文教。是以弓馬之士皆致崇敬。縉紳之家或闕欽仰。豈可乎哉。皇猷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



臣彪謹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唐之治教也。明四目。達四聰。敷五教。明五刑。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無爲而正南面者。虞之治教也。知人安民。哲而惠。卑宮室。薄飲食。竭力於溝洫。致孝於鬼神者。夏之所以受禪。明德恤祀。立賢無方。曰帝心不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者。殷之所以興。視民如傷。不泄邇。不忘遠。設官制禮。法天地。象四時。郁郁乎文者。周之所以盛。合而言之。三代之治教也。自唐至周。易姓旣五。厥後廢興不一。國號隨變。故繫之云西

土。蓋循大化。詔文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而人。之爲生。待食而飽。待衣而暖。待宮室而安處。殆若。不如鳥獸魚蟲。遂其生於飛游奔走之間者。然而。飛者贈之。游者綸之。走者罔之。収其羽毛齒角鱗。介而用之者。人之所以靈也。神州之尊冠絕萬。國固也。然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實旣完而名或有。闕。西土之爲邦。智巧夙開。制度典章。煥乎可觀。則。資彼有餘。以補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聖知。之用心也。及至後世。聞見日廣。人漸忘本。不啻溺。於西土之文。乃或信南蠻北狄之教。以華變於夷。

引道會言述義 卷一  
噫此奚異於以人而羨羽毛鱗介也。於是慕古之士。慨然以爲。胡教之入。神州儒者啓之。乃斥周孔。欲併廢孝弟仁義之名。噫是亦猶廢衣服宮室。曰。奚不從裸裎野處之簡易也。抑亦惑矣。然則唐虞三代之道。可悉用於神州乎。曰。否。治教之可資者。旣粗已陳於前。而有決不可用者二焉。曰禪讓也。曰放伐也。虞夏禪讓。殷周放伐。而秦漢以降。欺孤兒寡婦。以篡其位者。必藉口於舜禹滅宗國。弑奮主以奪天下者。必託名於湯武。歷代之史。旣過三十。不啻上下易位。或併內外之分而失之。所

謂。拓拔耶律完顏竒渥溫愛新覺羅者。何等種類。何等功德。而九州臣民若崩其角。又從而贊揚其美。動比唐虞。不亦可憫笑乎。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孫。皇統一姓。傳諸無窮。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踰。則萬世之下。雖有德匹舜禹。智侔湯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萬一有唱其禪讓之說者。凡大八洲臣民。鳴鼓攻之可也。况藉口託名之徒。豈可使遺種於神州乎。又况腥膻犬羊之類。豈可使垂涎於邊海乎。故曰。資以贊皇猷。若資彼之所長。併及其所

短。遂失我所以冠絕萬國者。安在乎其爲贊猷也。  
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焉。  
臣彪謹案。斯道者卽天地之大經。而神皇所  
遵行也。一聖子神孫。旣法其大經。君臨億兆。而  
更資西土之治教。以扶綱常。以叙彝倫。譬諸草木。  
旣有萌蘖。暢茂之性。而培養有方。則根柢益固。枝  
幹益長。譬諸劔鏡。固有剛銳。澄明之質。而磨礪不  
懈。則鋒銛益利。光輝愈新。然此特言其理耳。臣請  
嘗論其實。王仁之來也。始獻論語。亡幾高麗朝貢  
表文無禮。菟道皇子怒詰其使。壞其表文。應

神帝愛菟道皇子立爲太子。時仁德帝賢而  
長。及應仁帝崩。太子避位相讓者三年。遂殞  
躬以成其志。其跡蓋過中行。然其美不可沒也。  
仁德帝躬儉素恤民隱。海內庶富稱爲聖帝。  
太子之聰明謙讓。帝之慈仁恭儉。雖皆出乎  
天性。而非籍學問之力。則其效焉能至此。魯論之  
敘於是乎可觀矣。厥後自五經博士。以至鑿卜曆  
日之學。徃來如織。邦家之治日趨文明。而大臣蘇  
我入鹿。世竊權柄。罪惡貫盈。天智帝龍潛。與  
中臣鎌子。學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明良遭遇。水魚

不啻同心戮力果決雄斷殪兇賊於瞬息措宗社於磐石以漢帝之英武鎌子之偉略遽升晉天位直列大臣其孰曰不然而漢帝能久守儲位輔佐大政鎌子亦爲內臣屈於左右大臣之下大化中興宇內一新當是時漢東宮與內臣其薰陶啓沃弊順匡救何如也此其二神聖英武忠義謀略雖亦皆根乎天資而非資切磋磨礪之功則其效又焉能至此周孔之道於是乎大可觀矣抑其資於周孔者固在培養斯道不在捨此從彼也何以知之大化元年之詔曰當遵上古堯聖王

之迹而治天下右大臣之奏曰先祭天神祇而後議政事夫皇皇朝治教之隆莫過於大化而遵古道先祭祀者實爲大化中興之第一義乃若大寶之令延喜之式揭天神祇於卷首隸浮屠於玄蕃其所以重國國體明名分者豈不詳且備乎所謂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者信有以也夫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

臣彪謹案異端邪說誣民惑世者其流非一而西戎浮屠之教爲尤甚西北佛而祖祖宗明斷切驅除一故不夫物先腐然後蟲生焉道先廢然後異端入復論

焉。西土三代之治衰。而老莊揚墨之說起。壞亂之極。嬴政稱帝。焚書坑儒。儒教之厄亦已甚矣。劉邦起布衣。一定九州。其治雖不甚純。而寬厚愛人。子孫相承。亦頗崇儒術。當是時。休屠之金人。猶未獲。逞其伎倆也。漢書云。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遺法也。其王莽篡立。漢祚幾絕。劉秀崛起。恢復舊業。功亦偉矣。然深崇信讖緯。當時學者皆務迎合其意。苟不然者。往往見擯斥。儒亦可謂窮也。至於其子莊。遂始迎佛於天竺。或謂西漢元壽中。既有佛然後漢書云。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

色據此。則先是未有佛也。故韓愈朱熹等皆以為佛始於後漢明帝時。明帝即劉莊也。夫華夷內外者。天下之大。閑詩書所載。周孔所言。丁寧反覆不一而足。今莊身承漢家正統。及及迎胡鬼於異域。而群臣唯唯諾諾。不聞一言半辭匡救其非。蓋其曰儒曰學者。徒章句訓詁是守。不能闡明周孔之本意。而殲緯符命之說。亦有以蠱其心術。識見故也。然漢魏間。佛法猶未遍於世。東晉之末。清談熾行。五胡內侵。佛法亦漸蔓延。晉書云。姚興貴里立殿。若臺於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宋齊梁陳元魏之間。奉佛供僧。唯恐後時。隋氏一并南北。而民間佛書

多於五經數十百倍。其盛可推知也。當是際。九州  
 麀亂政教廢缺。其稱儒者皆以虛無為宗。以雕琢  
 為文。舉其宗。合諸寂滅之教。騁其文潤飾夸誕之  
 說。故朱熹謂晉宋間釋氏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  
 鋪張。蘇軾謂佛經之譯。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然則佛法之所以大行於世者。文人學士與  
 有力焉。其罪可勝誅哉。神州之有佛。漸於  
 欽明。敏達之朝。瀰漫於用明。推古  
 之間。蓋神皇之道正大簡易。仲哀以上  
 率由不愆。應神以降始資儒教。而當時群臣

未推弘。敷旨以培養斯道。又不幸國家多  
 故。雄略武烈之間。皇統幾危。民不聊  
 生。列聖敬神愛民之道。至是大荒矣。亡幾蘇  
 我稻目任大臣。實始啓浮圖之端。然而神皇  
 德澤入人之深。若物部尾輿。若中臣鎌子。侃侃正  
 議。不遺餘力。當時天皇亦能英斷。屢投佛於  
 水火。固非夫東漢君臣無識之比也。獨奈蘇我包  
 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狹祖先之勳。蘇我氏  
 宿稱據外戚之親。握大臣之權。而又有上宮太子  
 一意奉佛為之內應。則奸謀之稔熟。邪教之瀰漫

不足怪也。終之

用明歸佛。至尊始佛  
帝為始

崇

峻暴崩。

人臣弑逆蘇  
我馬子為始

推古創立寺觀大弘其

法。雖以

中宗之英明大織冠之智略不能洞

察其禍以絕其根本。至於

孝謙爵妖僧以法王而橫流極矣。所謂道先廢然

後異端入焉者。神州西土彼此一轍。惑世誣民

永為道之大蠹。不亦可深慨乎。抑淨屠之害古人

論之詳矣。其怪妄虛誕固不足道。而其熾若彼者

其故何也。曰愚冥之民信而奉之。智巧之士利而

使之。純明剛毅之人惡而排之。姦詐狡黠之賊資

而用之。排之者未必得其道。用之者或能成其私。

佛法之熾。職是之由。何謂信而奉之。富貴者恐死

後之貧賤。患難者倖身後之安樂。其為善者欲到

彼岸。為惡者祈免呵責。是不亦信而奉之乎。何謂

利而使之。衆皆信佛。我獨違之。不智也。且其流雖

妄。足以勸懲愚俗。苟有補於我治。何嫌於夷狄之

法。是不亦利而使之乎。異端之害民猶疾病之於

人。善治疾病者先養其元氣。善排異端者先脩其

大道。若徒攻擊驅除。取快一時。則禍變所激。將有

不可勝救者。是不亦排之者未必得其道乎。愚俗

弘道會記述義 卷一  
之信佛。皆徇其欲也。今我奉佛以卒之。則衆之尊我猶尊佛。夫然後彼寧背其君父。不背佛與我。我之大欲於是可逞也。是不亦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乎。嗚呼。天下之廣愚冥之民。十居七八。智巧之士。又居其一二。則其奉佛者。滔滔日滋。至於純明剛毅之人。僅存十一於千百。而又或不免禍敗。則其所以明大道養元氣。躋斯民於仁壽之域者。寥寥甚少。萬一姦詐狡黠之賊。資胡教以結民心。鼓滔滔日滋之衆。殲寥寥甚少之人。以逞其大欲。則茫茫宇宙。幾何不其相率而爲西戎也。當路之人。豈

可不深謀遠慮。思所以應不虞之變於異日乎哉。俗儒曲學。舍此從彼。

臣彪謹案。神聖之建基。仁厚威武。固旣冠絕宇內。若其文物之盛。頗倣李唐。於是遣唐留學。史不絕筆。博物詞藻。世不乏其人。然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俗儒曲學。阿其所好。舍此從彼。而先聖取於人爲善之美意。荒矣。世之談古者。於博物必稱吉備。真備於詞藻。必稱安倍仲麻呂。以臣觀之。俗儒曲學。舍此從彼者。未必不二人者爲之倡焉。則其才學雖多。亦奚以爲。夫儒教所以培斯道。



引道會諸述義 卷一 三  
苟讀其書者。誠宜體周孔之本意。資明倫正名之  
大義。以光隆合神皇之道。二人者則不然。當僧  
玄昉。瀆官闈。具備職任中宮。隱默不言。當釋道鏡  
稱法王。具備身列台輔。又號帝師。不啻袖手觀望。  
乃率百寮拜賀於其前。若仲麻呂。則棄君親廢彝  
倫。北面稱臣於李唐。嗚呼妖僧覬覦神神器。天地  
之大變。真備處之而不恠也。失節於異域。臣子之  
至辱。仲麻呂爲之而不恥也。其失德玷行。在不學  
無術者。猶合不容於名教。况於二人之碩學宏才  
耶。抑以不學無術爲之。則罪止其身。以二人之學

與才爲之。則人將相謂曰。大臣猶尊敬禪師。晁卿  
尚臣事西土。吾輩何人。豈合忤法王之意。豈合不  
慕大唐之化。此其所以播惡於衆。貽害於後世者。  
二人者不得不任其責也。及至後世。虛文浮華日  
盛。一日神神聖之流。風遺俗蕩焉。殆盡世之言  
道者。不佞佛則阿儒。佛者曰梵經爲內典。儒書爲  
外典。某佛者某神之本地。某神者某佛之垂跡也。  
而學者不啻不辨其妄。乃或奉其說顛倒本末。混  
淆內外。使神神聖之舊典。淪於浮圖之狂瀾者。  
其學雖究九經通百家。皆真備之流亞也。儒者曰

漢土爲中國。其外爲四夷。禮樂刑政皆中國所設。三綱五常非四夷所有。而學者耳目習熟。不悟其非。甚則以夷自處。使儒教與斯道背馳者。其文雖陵韓柳。駕李杜。皆仲呂麻之流亞也。雖然。三人亦生於不神明之域。讀聖賢之書。縱其身不能全名節。豈有意於爲後世倡哉。蓋察其用心。一則恐失之。一則貪榮利。而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不亦可惜乎。孔子曰。苟患失之。則莫所不至。孟軻曰。苟爲先利而後義。不奪不厭。世之舍此從彼者。其亦可以鑒矣。

皇化陵夷

臣彪謹案。大一統之業。成於檀原。弘於磯城島。隆於輕鳴。若夫典章制度。大備於豐崎。而葛城實贊焉。上世淳朴。君臣稱名。而亦奉尊號。曰神日本磐余彥。曰御肇國。曰胎中。曰天萬豐日。曰天命開別。或頌其德。或述其靈。蓋皆當時贊美之稱。中世文物漸盛。乃追奉謚號。曰神武。曰崇神。曰應神。曰孝德。曰天智。皆切中其實。其他纏向之爲。垂仁。高津之爲。仁德。不亦敢

苟一守。今恭本當時尊號。又因其謚號以想像  
列聖之德業。則稽古之義思過半矣。由是言之。尚  
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  
綸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陵  
夷。汗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祭神也。天皇親  
焉。皇女侍焉。明神之裔主焉。其征不服也。亦親臨  
之。或遣皇子。或命重臣。其治民薄稅。歛寬徭役。損  
上而益下。其理庶務也。明名分慎國體。布公道  
勵實效。此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上下佞  
佛而敬神之道岐焉。王公大人。手不知兵。而尚

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斂倍克。而愛民之仁衰  
矣。淫風相競。宮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  
例脩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陵夷。職是之  
由。可悲也夫。雖然。舊章故實。未全頽敗。流風遺俗。  
未盡淪喪。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其緒。則法度紀  
綱。翕然復舉。若光仁。桓武。宇多。  
後三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乾綱。或殄滅兇  
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皇  
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者也。豈惟中興之君爲  
然哉。藤原也。平也。源也。鎌倉也。室町也。人臣之把

持大權。其故非一。而原其祖先之所以盛且興。未嘗不假仁厚勇武儉素忠誠之道也。觀其子孫之所以廢衰。亦未嘗有不反其道者也。蓋曰大臣曰攝政。曰闢白。曰將軍。各位雖殊。其實皆所以代天工弘皇化故奉天神聖之謨訓。則榮從一己之私欲則辱。可不戒乎。

禍亂相踵。

臣彪謹案。教莫大於彛倫。治莫先於名分。二者不明。則變故百出。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保平以降之事。可以鑿焉。請論其略。前烏羽帝之於

崇德帝。藤原忠實之於忠通。皆父子也。而不相協。崇德帝之於後白河帝。忠通之於賴長。皆兄弟也。而視若仇讐。若平清盛殺叔父及從弟四人。源義朝弑其父。又害其弟九人。殘忍已甚。而不嘗朝廷不罪。乃命其相賤源為朝之關弓於其兄崇德帝使之。源義經之請討其兄後白河帝允之。源賴朝之請討世父及弟後白河帝又許之。足利直義足利直冬之歸順也。後白河朝廷納之。使討其父兄。其後足利氏父子兄弟世相篡奪。而朝廷之授官命職。唯其強而勝者是視。不復問其

是非孝弟之道幾乎熄矣。平清盛之跋扈。遂免刑戮。源賴朝之巧詐。又倍於清盛。然竊大權以天年。終至於北條義時。以陪臣之賤。既傾其主家。又敢差兵犯闕。遂遷三聖於孤鳴。悖逆無道。神人所憤。而不啻免夷戮。能保九世之業。足利尊氏又作禍亂。敢抗至尊。屢害皇子。而亦終其天年。傳業十餘世。此皆變故之大者。若其家族陪臣。朝向夕背。互相夷滅者。紛紜擾擾。不遑枚舉。君臣之義。亦幾乎廢矣。稗官野史。或書曰。天皇謀反。或稱曰。流親王於京師。其謬妄亡論。已然亦可。

以見皇室衰替。武人驕橫之狀。其稱異邦曰。大唐曰。大宋大明。甚則指新羅之酋爲帝。其無識固不足論。然亦可以知當時顛倒本末之甚也。其間名分錯亂。非一而足。利義滿之罪爲尤大。其請大政大臣要君也。稱臣於朱明辱國也。出遊或擬行幸僭上也。尊卑內外之分亦幾乎不辨矣。嗚呼。君臣父子彝倫之尤大者。尊卑內外名分之至重者。而其頹敗紛淆。既已如此。所謂禍亂相踵者。固不足怪。海內塗炭。民無所措手足。至應永以後而

引道會言述義 卷一  
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臣彪謹案不明者湮晦之謂。夫彝倫名分既已頽敗錯亂。則謂大道滅絕可也。豈特湮晦不明而已哉。曰不然。道之在世。猶太陽之懸於天。保平已降。彝倫雖敗名分雖亂。而太陽未墜於地。則斯道存於人者亦猶自若也。故當其喪亂存臻禍變百出。天又必生英偉絕特之人於其間。以扶植天常民彝。使斯道有所寓而不至於滅絕蕩盡矣。是以藤原信賴之作亂也。獨有藤原光賴之剛毅不屈。平清盛之肆毒也。內有其子重盛之諫諍。外有藤原

長方之讜議。佐藤憲清遁跡於佛。非中行而義不肯阿。霸府源義經失權於兄。非無憾而忠克效節於皇家。北條闔門之罪。固不容天誅。雖然。徵泰時時宗之撫民攘夷。則磬磬赤子何由息肩而赫赫神州。或不免於忽必烈之蹂躪矣。後醍醐帝以英武之姿。攘除姦兇。復恢鴻業。海內之民再見天日。蓋自天智帝殪逆賊以來。數百年間未有此痛快也。天未悔禍。帝亦不能有終然其所以慷慨按劍。遺詔勉恢復者。長使志士仁人毛髮竦然感動不已。後村上帝崎嶇

間關僅守神器於南山之岑。今恭觀御製歌詞。其使後嗣想函關踏雪之艱。以存無逸之戒者。亦信足以激發懦夫之心。二帝之鼓舞士氣。其切如此。以故當時忠義輩出。儲貳則有皇太子恒良。皇子則有尊良護良宗良懷良諸王。公卿則有藤原藤房藤原師賢源親房父子之倫。闔族狗難則有楠氏一門勤王則有新田氏。若兒嶋名和菊池結城村上父子之徒。雖有器大小。而要之英風義氣凜凜磅礴乎宇宙。所謂天生英偉絕特之人。以扶植天常民彝者。不其然乎。且夫太陽

失光則宇宙長夜。大道滅絕則人皆禽獸。天地間豈容有斯理。然則太陽之不見。雲霧障焉。而赫赫炎炎者自若也。大道之不行。亂賊晦焉。而光明正大者未嘗滅絕也。故曰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其後復何思而歸路雪之艱以存無逸之戒  
 亦信足以激發胸中之心  
 二帝之政無不  
 其切如此以故當時忠義輩出備表則有  
 子伯良皇子明有傳其後良宗良侯良諸王公  
 以矣  
 洪善未嘗不勉也。始曰大誓之不即也。毋患蓋亦  
 炎炎者自若也。大誓之不即也。毋患蓋亦  
 豈容其洪聖然限太極之不長。雲霧朝焉而赫赫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其知強限人皆會。贈天。



